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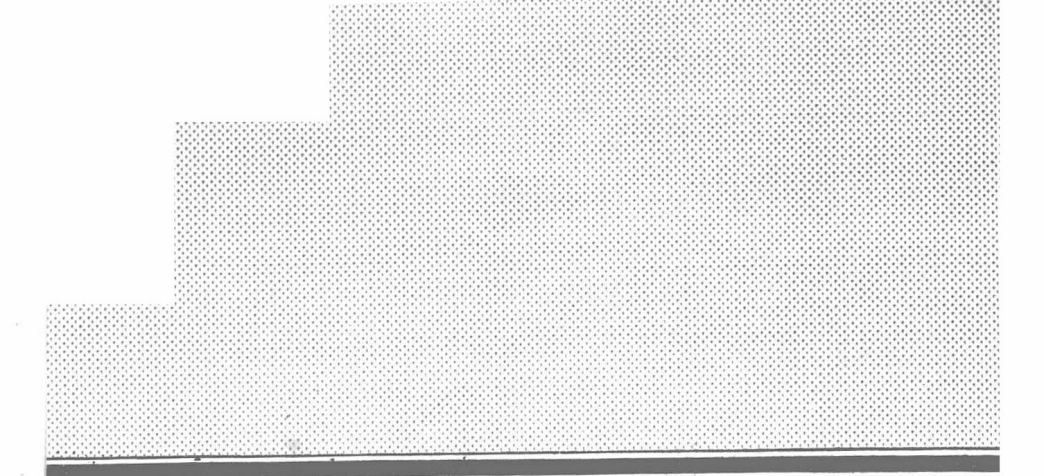
VV ZHANGWEIMINGPIANJINGXUAN

张炜名篇精选

散文精选

山东友谊书社





散文精选

张 炜 著

山东友谊书社

鲁新登字 12 号

责任编辑:姚文瑞

装帧设计:杨 枫

张炜名篇精选

*

山东友谊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青岛胶南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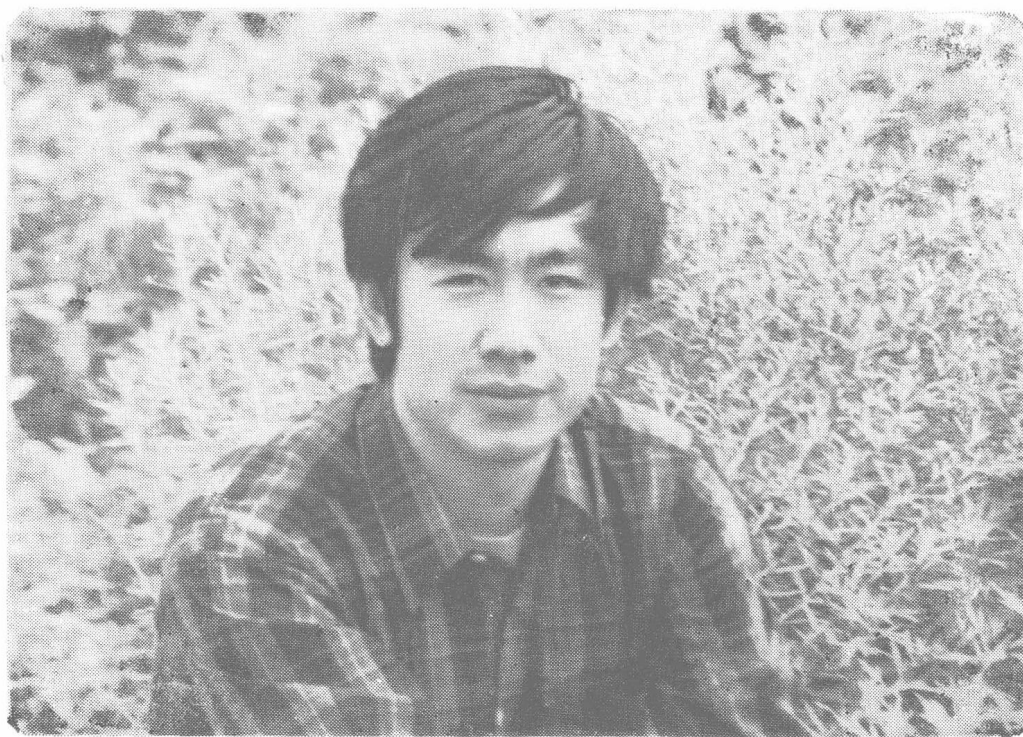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1.625 印张 5 插页 865.8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551-544-1/I·122

(金五册) 定价:(平装)24.30 元 (精装)45.00 元



1989年夏,龙口郊外。

□张 炜

目 录

盼雪	(1)
人生麦茬地	(4)
必然写到的女性	(9)
酒窝	(14)
史可	(20)
你的树	(27)
绿色遥思	(42)
融入野地	(50)
利口酒	(67)
梦一样的莱茵河	(74)
去看阿尔卑斯山	(80)
默默挺立	(87)
羞涩和温柔	(92)

激情的延续	(108)
开始以后	(123)
选择的痛苦	(146)
谈谈诗与真	(157)
沉浸到艺术之中	(172)
读在泰山	(187)
田野的故事	(204)
第一本书的故事	(215)
深入及突破	(221)
附录:散文总目(1982 年—1993 年)	(237)

盼 雪

一个无雪的冬天，会令人感到尴尬。该冷的时刻不冷，四季不再分明，大自然也写出了荒诞的一笔。

下雪吧，让洁白的绒毯铺盖大地，以这个节令独有的方式去温柔人心、安定人心。

雪朵可以擦洗世界，所以你总是能够在雪后看到一方更加碧蓝的天空。一只狗走向原野，小鸟在落满雪粉的枝丫上悄立。大地恬然入睡，万物陷于默想。姑娘歌唱了，红色的围巾松松地包在头发上。你相信雪的下边是一片翠绿吗？紫色的地黄花儿将开放，墨绿的叶面上留着雪痕。一个洁净的干练的老人拄着拐杖走过，呼出了白气。那白气象他写出的一道诗行。他的头发也是银白的，他的黑呢大衣多么庄重。

老人缓缓地行走，拐杖提离地面。他走过的岁月中有多个这样的冬天？不记得了。他只记得在雪地上、在雪松的后边，他第一次吻一个姑娘的情景。那时他们都年轻，厚厚的雪使他们的脚陷下去了。

雪的世界，一个多么适合思索和回忆、追忆和遐想的世界啊。浑浊的思绪被纯正了沉淀了，人心象伏下的白朵一样安静。我们的流逝的时光，我们的没有留下痕迹的一串连一串的脉音，这时一齐涌到眼前耳畔。

河冰封锁了半条水流，雪缀在冰碴上，棕红色的羽毛细密光滑——一个多么神奇的长嘴鸟儿在那里啄着什么。谁能叫得上它的名字来？谁以前见过它吗？我们怎么没有更早地留意它？这真是一个错误。让我们被这一时的冲动指引着，去请教那些鸟类学家吧。多么美妙的冲动，发生在白雪皑皑的境界里。

你见过人们借助一副滑雪板飞速穿越的情景吗？那有多么帅气。还有，迷人的雪雕、娃娃们的同样稚拙的雪人……这一切奇迹都被白色的调子统领了、概括了。

人在最危急的时刻，在有了病疼的时刻，往往被抬进医院——那里有什么特征？那里会有一群群身着白色长衣、头戴白帽的人，有白色病床、白色被子……他们以这样的颜色挽留生命、唤起这个生命的记忆。白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缓解与诊治，又给了人多少安慰和信任呢？白色，白色，活动着、沉默着的白色……它与雪的联想，它与一个生命的关系的联想，就这样发生着。

大雪覆盖之下，种子接受庇护，在温湿的地方慢慢领悟。终有一个春天的来临，它萌发了。积蓄起的力量一直向上，挤成一片，越来越茁壮，充满了汁水。如果没有冬雪，就难以有这样的景象。大地一片荒凉，泥板龟裂，千里不毛，干燥焦躁浮躁，从树心到人心，希望变得越来越少。不是不想振奋，而是缺

少借以振奋的那一切色彩、那一切真实的蓬勃的东西。

下雪吧，下雪吧。

可不巧的是我们又走进了一个无雪的冬天。

大雪哪去了呢？问爷爷们，他们也在摇头。大雪到底哪去了呢？如果连我们这个湿润的半岛上也缺雨少雪，其他大陆又怎么熬？下雪了，下雪了，下了浅浅一层一脚踏出泥底，可怜人。下雪吧下雪吧，再让人骄傲地头戴翻皮帽走上一遭吧，再让真正的寒冷象过往的大雁一样降落一次吧。这样，我们就会知道，太阳和地球在挺好地运转，一个接一个的明天还将无尽头。我们会信任时光、日月这一类永恒的东西，安然自如而不是匆忙慌促地去干手头的事情。

在这个干燥的、裸露着泥土的冬天里，人们不由得去追询根底。不错，现代科学已经告诉了大家，人类对于大自然的无节制，严重地破坏掉了生态平衡，毁掉了正常的自然循环。因此我们要忍耐一个又一个无雪的冬天。空中烟尘弥漫，人们咳声不绝。仰望天空，立刻有一粒微尘落入眼内。只有雪朵才可以擦掉这么多的尘埃，而我们拿出家中千万片抹布也做不到。下雪吧，下雪吧。大雪是老天爷手里的抹布，它一会儿就能把天空擦得瓦蓝锃亮。

下雪吧。

1989年1月

人生麦茬地

多么熟悉的情景，动人心弦。我只是轻轻一瞥，那图片就在心中化作了永恒。雪白的、强烈无比的阳光灼伤了我的双目。让我再也不要触动这一幕吧，尽快把它忘却。

可是这能够吗？

一个从无垠的原野上走来的人生，忘得掉炎炎夏日里，那一片接一片的银亮麦茬、象电光一样闪烁的麦茬？土地焦干烫人，没有一丝水气，如果有人划一支火柴，麦茬地就会一直燃烧到天边。土地烘烤出人的汗水，给自己解渴。人的脸象土地一个颜色，汗水还是不停地流出来。肌肉干贴在骨骼上，生命之汁已经剩下不多了。夏天，多么漫长。在这个滚烫的季节里，老人无声无息地劳做，一天接一天坐在地里。他们要熬过什么？或者，他们在期待什么？

母亲生下了健壮的儿子，儿子穿上小背心到更远的地方去了。她亲手播下种子，看着稚嫩的青苗破土、长旺，看着它挣扎出寒冷而枯燥的冬天。儿子回来吧，回来吧，这个世界怎么

总要把儿子引诱到远处去？一想到儿子，她就联想到返青之后的麦苗。这个世界的年轻人不知忧愁地跳跳跃跃，那都是让血脉顶的。年轻人的世界火火暴暴，老年人的日子死寂无声。人老了，知道前边的日月是什么样子的；人年轻，就不晓得以后的岁月是什么光景。其实一茬麦子与另一茬麦子总是差不多——麦茬的颜色一样，也同样在夏日里闪亮耀眼……儿子啊，在外面奔忙的儿子啊。

日当正午的时候我还不愿回去。我也没有寻找一片树荫。这片土地太大太大了，我僵硬的双腿不愿挪来挪去。丈夫没有了，他埋在这片土里——很多的男人女人都埋在这片养活了他们的土里。谁将来也是一样。麦茬哟，象针一样刺我的手和脚，我的长了厚茧的皮肤都受不住了。我把散在垄里的穗子拣起来。这麦秸在阳光下刺眼亮，我不得不眯起双目。饱含了盐的汗水顺着深皱流进眼窝里，我一遍一遍去擦……远处有个百灵鸟，它不歇声地叫，它有了什么好事了？

一个女人到了八十多岁会想些什么？年轻人永远也不明白。他们会以为她对一切都无心无绪了；或者相反，象个孩童一样易喜易怒。他们错了。母亲老了的时候简直丰富质朴到了极点。她越来越离不开土地，与泥土紧紧相挨，仿佛随时都要与之合而为一。她举手投足间都流动着天然纯洁的韵律。一双手挨到麦茬上，象抚摸婴儿的毛发。这时候她的眼睛已经昏花，能够准确无误地拿到麦穗，大半是依靠一辈子积累的物感。一个乐手去触动弦上的音阶，哪里还需要依赖视觉呢。

这是生在泥土上的女人。

生在另一些地方的女人是另一种母亲。她们的手虽然苍

老却依然柔软，食指常常充做奶嘴儿让婴孩吸吮，慈祥的脸上溢满欢欣。如果她看到一位同等年龄的老人坐在麦茬地里，就带几分天真蹲下来询问。她们之间简直无法交谈，各自揣着自己的人生沉默下来。分离时，柔软的手攥住粗硬的手，泪水在眶里旋动……远处的百灵鸟一连声地叫，这个炎热的夏天，你有了什么喜事？

麦茬间的另一种颜色，是绿色的小玉米苗儿。一茬让给了另一茬。庄稼，这就是庄稼。谁熟悉农事？谁为之心动？谁在这旷阔无边的大野上耕作终生却又敏悟常思？苍穹下多少生命，多少搏动不停的角落，生生息息，没有尽头。可是土地再辽阔、她离我再渺远，我还是能把正午里坐在麦茬地里的母亲一眼辨认出来！她的雪白的头发啊，她的蓝布大襟衣服啊，我没有开口呼喊，夏日的白光已经灼伤了我的双目……

我的母亲，我的母亲。

我的兄弟呢？我的姊妹呢？我的可爱的朋友乡邻亲友，你们哪去了！你们也来看看我的母亲。我跪下来，双手托起她的胳膊，把微微颤动的拐肘捂在掌中。我为她按摩舒展硬硬的手指骨节。母亲已经不象过去那样爱说爱笑了，脸上木木的，看我象看一个陌生人。我伸手梳理她稀疏的白发，为她摘掉沾上的一根麦草。“孩儿孩儿，我的孩儿！”她嘴里一叠声呼叫。

正午的阳光把原野晒出了紫烟。母亲的后背贴紧了汗湿的衣服。我问她什么时候来到麦茬地里？已经坐了多长时间？……她不做声，象没有听懂。停了一会儿，她那个盛满了麦穗的柳条篮子底下，翻出了一块焦干的锅饼。锅饼按在我的嘴上，它象石块一样坚硬。“孩儿孩儿，我的孩儿！”我张大嘴巴咬

住了锅饼。

母亲笑了。

我的儿子从天边上飞来了。好孩子你看脚底下的粗壮麦茬，就知道这是个好夏天。你再也不用担心春天的事情了——那时节花开草绿，渠水噜噜响！你爸离开时是个春天，那样的春天再也不会有了。我嚼了榆树叶儿往他嘴巴里抹，一下一下他都咽了。他的眼神亮晶晶，我想他会好好陪伴我。谁料到第二天早上叫他不应，他去了！我的好孩儿，你妈硬是让这眼神给骗了——他去时我连个准备都没有。

你走到高山上、大海边上，走上千里万里，也不会找到这么肥的一片土地。这里值得你做一辈子，值得你安下心生个娃娃。你走了，走得无影无踪，连小木板门都没有关严。我的孩儿，你长大了，大腿象屋梁那么粗。可我就觉得你才刚刚摘掉奶头，唇上沾了奶水。人都是这片泥土的孩儿，他们说到底都是趴在那儿喘息、吭哧吭哧咽下吃食。人不能吃饱了肚子，一抹嘴巴就跑开。

她在儿子手腕上惊讶地发现了一块表。儿子告诉她到了正午。她疑惑地盯着指针——指针没有指向太阳，怎么就是正午？可见这是块骗人的表。她往前挪蹭，去寻找麦穗。麦穗无一遗漏地给逮到了篮里。灿烂的、浓香四溢的收获激动人心！要知道它原来准备藏在土里，象黄金那样一直藏着。可是一个精细的女人来了，来把它们取走。

百灵鸟叫着，它为什么欢乐？

它的小小慧目能透过时空的栅栏，望到几十年前篦麻林里的少女吗？那时候她穿了火红的衣服，引逗一个百灵，又折

了篾麻做成一支绿笛，呜啊呜啊吹不停。她的头发上插了支美人蕉花儿。百灵想把花儿啄下来，她就歪头一下一下躲闪。

有个长腿汉子气喘嘘嘘地站在林子边上。他透过林隙盯着她的眼睛，咬紧牙关。百灵把花儿趁机啄下，交到男子手里。百灵笑了，脆脆的声音响彻云天。

他们一起坐在了麦子地里……麦子熟了，他们的头发和麦秸一块儿白了。唰唰割掉麦子，留下一片无边的麦茬。她坐在阳光下，让头发与麦茬一齐闪耀出光亮。

儿子与母亲分吃一块锅饼。后来，儿子取水去了。“渴啊！多么渴啊！”百灵用粗嗓子喊了一句，飞走了。

老人又一次撩起青布衣襟去擦脸。她的脸被遮住了，象为自己的突然衰老感到羞愧似的。

——我只是瞥了一眼，再也没有转过脸去。就象脚踏着锋芒向上的麦茬一样，我小心地、一声不吭地离开了。但我一辈子也忘不掉这一幕。我在心中默念着：麦茬地！

1989.2.8

必然写到的女性

当然，艺术家的笔必然写到女性。在他们不停止的创作中，会不止一次地将女性做为主人公。她们泣哭、微笑，忧虑着憧憬着；她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自己参与了创造，收获的却不仅仅是幸福；她们有着共同的喜悦和时浓时淡的莫名的忧伤。多么熟悉又多么陌生的世界，他和她一起感叹，一起惆怅。

如果她是柔弱的，那么你至少可以想象她会非常善良。由于遗传或后天营养等方面的原因，姑娘长得十分瘦小，只突出一对灼亮的眼睛。只是后来的几个春天里她才容光焕发，头发柔软和顺，肌肤也有了光泽。她象其他人一样为生活奔波操劳，永不停歇。四周的所有东西似乎都比她强大，比她更能经受粗砺和磨损。但接下去的却是一连串的惊讶：她接受了前进道路上迎面而来的一切，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原来伴随着她的那些有的枯萎了，有的倒下了，而她却仍然挺立。当然了，她变成了一个母亲，一个宽容的、心慈面软的女人。你会从她面对

小外孙的目光中，看到一如既往的纯洁，看到无比的美丽。

如果她是俊秀的，那么你心底会洋溢起一种类似感激和羞怯的奇怪情感——虽然这好象没有来由。她也许是这个世界上另一个方面的象征，她是灵，是表是理，是形式也是内容；她或许已经不仅仅属于她自己。凡是美好的事物，比如象鲜花、春天，甚至包括真理本身，都应该具有这样的面目。似乎这个世界与生俱来的美好故意在一个相应的女性身上凝结了，悄悄地默默地昭示着什么，让人类去领悟。很多人愿意去保护她们，自告奋勇；很多人认为她们就是希望和理想，是本来就存在的、不需要寻找和辨析的一种意义。从本质上讲，她们从来没有让人失望。

赞颂女性不必寻觅那些流传下来的华丽诗章。她们都是活生生的，尊重她们，理解她们，在现实生活中创造一个特别适合她们生存成长的环境，就是最大的褒扬。比如污浊的空气、酸雨、干燥的气流，特别有害于皮肤，我们就应该多栽树多植草，让大地充满绿色。再比如女性的心肠更软、情感比较男性显得脆弱一点，我们就应该努力减少生活中的生硬和粗暴，以免给予她们不良刺激。我们经常使用“妇女儿童”这个概念，其实这种联结非常科学，女性象儿童一样需要加以爱护。她们有着共同的利益，有着在某一点上极其接近的心理特征。过多地、大言不惭地将生活中的残暴展露给她们，就是一种无耻的行径。

女性温柔着我们人类的历史。可是在形成历史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却较少使用女性的多情体贴的视角去注目生活。讲爱，讲爱心，讲援助，讲一种心灵的抚慰，应该化为普遍的渴

求。女性的总体性格激励着人类前进、创造，促使人们更加完美，更加懂得廉耻，知道做人的尊严和正义，理解什么叫做责任心和勇敢……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

有人以野蛮和权力侮辱了生活中的女性，恰恰也侮辱了他们自身。他们以一种最原始的可笑的方式，承认了自己的卑贱和怯懦。女性做为一种美的、自由的、再生的、尊贵的形象，是永远耸立的。只要我们仍然信任品格和修养，承认它们的存在，承认它们的魅力，就不会变得愚蠢。一个人因为爱而变得更能吃苦耐劳，更加富有同情心，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就连最普通的女人也较易接受浪漫的故事。她们喜欢色彩，迷恋传奇，向往神秘而曲折的精神旅程。艺术对她们有天然的吸引力。比如一个对文学丝毫不感兴趣的人，她们会认为枯燥。如果从职业的角度去考察文学，那么显然只有极小一部分人会终生乐此不疲；而如果从常识从素养的观念去看待文学，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是它的热恋者。懂得诗，懂得一种境界，在一个有理想的生气勃勃的女性看来，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事情。她们希望自己喜欢的人最好不是一个刻板的、对艺术懵懵懂懂的人。比如他们尽可以是一个很少谈论莎士比亚的人，却不可以是一个对莎士比亚一无所知的人。她们会觉得这是一种羞辱。在有教养的人那儿，文学和艺术象阳光和空气，任何时代都不会贬值。

如果进一步去比较男性和女性，如果我们一丝不苟并且对照了现实生活，就会发现另一些有趣的现象。

不言而喻，女性当中也有邪恶者。奇怪的是她们的邪恶丝